

瞄准俄欧关系,普京再打克里米亚牌



有声若霆

本报记者 赵恩霆

两年零五个月之前,克里米亚公投脱乌入俄,乌克兰与俄罗斯彻底交恶,西方国家也开始对俄实施经济制裁。虽然两年多来俄乌摩擦不断,但大体上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,克里米亚相对而言较为平静。

按理说,克里米亚局势越平静,对俄罗斯越有利。毕竟,让克里米亚问题降温,可以逐渐淡化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入俄的反对,达到所谓闷声发大财的目的。

但俄罗斯偏不如此。8月10日,普京突然指控乌克兰政府试图以恐怖手段在克里米亚挑起新冲突,破坏当地的稳定。虽

然乌总统波罗申科矢口否认,但克里米亚强势回归国际热点问题序列。

此后,俄罗斯连续出招。11日,俄外交部宣称消灭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特工网,外长拉夫罗夫在与法国外长通电话时,施压西方国家应进一步督促乌克兰政府别搞小动作。12日,俄南部军区宣布已在克里米亚部署了最先进的S-400防空系统。当天,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甚至表示,不排除与乌克兰断交。

乌克兰也不甘示弱。11日晚,总统波罗申科下令东部和克里米亚边境进入最高战备状态,当地的实际威胁级别也提至最高的红色预警,还在南部地区开始军演。有报道称,乌克兰正在克里米亚以北地区集结坦克和炮兵部队,并切断了这一地区的网络。

这场对手戏,目前来看,俄罗斯显然是主导剧情发展的导

演兼主演,但乌克兰也不是打酱油的,它也力所能及地利用了这次克里米亚危机。

从时间上看,俄乌双方都需要“借题发挥”。9月18日,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(议会下院)选举,但目前的民调对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不太有利,仅有不到四成民众愿意投票给该党。显然,在国内经济短期无法走出西方制裁和油价低迷阴影的情况下,普京需要拿克里米亚唤醒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,提振选情。

8月24日,乌克兰将迎来独立25周年纪念日,面对同样没什么起色的经济,执政尚不足半年的新政府,也需要借克里米亚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,巩固总统波罗申科一派的执政地位。

乌克兰深知明面上与俄罗斯对抗甚至动手,无异于以卵击石,因此不排除基辅方面真的在克里米亚搞一些小动作的可

能性,以此搅乱克里米亚局势,削弱俄罗斯在当地的控制力。

真若如此,普京率先将此事捅出来,无疑抓住了波罗申科的“小辫子”,一方面彰显出俄罗斯的绝对实力和对克里米亚的绝对控制力,另一方面在法德俄乌四方计划近期会面之际,将乌克兰塑造成一个暗中使坏、破坏规则的负面形象,借以证明《明斯克协议》执行不力全赖乌克兰,从而减轻法德等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对俄方的压力。

而且,莫斯科方面的视野绝不止于一个克里米亚或乌克兰问题。在前不久北约华沙峰会将针对俄罗斯的军力部署计划付诸实施,以及美国加紧推进东欧反导系统的背景下,俄罗斯已经围绕克里米亚大做文章:在已有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之外,在临近克里米亚的新罗西斯克为黑海舰队再造一个基地;最先进的S-400防空系统部

署克里米亚。这些都可被视为对北约战略压力的回应。

更重要的是,普京看准了现在俄罗斯外交向西方向上的有利形势:土耳其与美欧关系降温的同时,俄土关系走出阴霾迅速升温,南部战略压力减轻,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有了保证;英国新政府和德国方面近来均表示应该改善对俄关系。既然俄欧存在重修旧好的可能,而乌克兰问题是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唯一沟壑,俄方不能让它僵持在那儿,需要时不时地提出来,并谋求尽早解决。

因为知道俄美关系短期内不可能缓和,在英国“脱欧”及欧盟内部动荡之际,俄方近期套路的着力点全在欧洲,促成俄欧关系改善就瓦解了欧美对俄制裁的阵线,制裁一旦取消或减轻,俄国内经济就有了喘息之机。这才是普京近期频打克里米亚牌的主因。

暑假快结束了,家长们嗨了



晓莹观世界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
眼看8月末马上到来,一组恶搞照片在网上流传:一边是背着书包、一脸不开心的孩子,另一边则是兴高采烈到要跳起来的家长。借这些PS过的照片,家长们喊出自己的心声:我家“熊孩子”终于快开学了,我好开心!

不管在欧美还是中国,对孩子们而言,暑假可谓一年中最长的假期。在中国,提到暑假,说白了就一句话,就是不要光顾着玩忘了学习。不过在美国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:老师们不但不布置作业,还鼓励家长带孩子出去进行“素质拓展”,参加像旅游、野餐、夏令营、去医院帮忙照顾病人之类的活动,让他们从小



一名家长上传的照片中,三个孩子背着书包垂头丧气,妈妈开心地跳了起来。

能多接触社会,顺便还可以增进一下亲子关系。

这听上去很美,但外国的家长们却要找个地儿哭一哭了,毕竟不少活动都得他们亲自带孩子去做。好在欧美的带薪休假还比较多,于是,每年的七八月份便成了比较集中的休假季,很

多家有儿女的上班族选择在这个时候休假,带孩子到黄石公园、迪士尼乐园等地方玩玩。

但带孩子出去玩可不是件简单的事,既要定好行程,又得看好这些“小鬼”。看得出来,家长们为此伤透了脑筋,外媒最近的报道中也时常出现“在暑

假的最后几天,带孩子这样玩”“如何在带孩子过暑假的过程中活下来”等标题。一名父亲就以亲身经历给家长们提了几条相当实用的建议:比如,要是带孩子去沙滩,一定要带一套玩沙子的玩具,这样娃儿就会沉迷于“盖城堡”什么的,大人就能好好享受日光浴了;再比如,要是带孩子出去远足,一定要提前预备好零食,根据孩子的体力量力而行,尽量让他们“走回来”,而不是被你“背回来”;还有,记得把iPad充满电,下载好孩子爱看的动画,这样才不会被他们在路上吵得头晕脑涨。

不过,“全家过暑假”可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。据加拿大CTV网站近日报道,有专家认为,暑假过去,秋季开学后,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容易在见识上和成绩上落后于同龄人,

因为这些学生的家长没钱让他们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,家中书

籍也相对较少。加拿大劳瑞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夸克建议,收入较低的父母可以带孩子去公共图书馆,或者进行一些有益的亲子活动等,缩小孩子与那些“有钱同学”之间的差距。

看到这儿,你大概会觉得,这些家境较差的孩子实在可怜。别急,还有一些孩子比他们更“可怜”。“商业内幕”网站援引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称,为了提高绩点,有些美国高中生暑假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室里学习!而且,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成绩不错,有人是为了提前学习下个学期的知识,有人甚至开始涉足大学课程。在这一点上,中美学生好像“神同步”了。

无论孩子的暑假怎么过,作为监护者的家长,都要为他们操心、花钱。这就难怪在“熊孩子”开学前,家长们终于“祭出”了这样一组欢呼雀跃的照片,跟这个受累的暑假说再见。

一个“民族英雄”的卖国路



一周史记

本报记者 王昱

这一周,韩国总统朴槿惠惹上了大麻烦。由于她在8月15日韩国“光复日”的演讲中为政府部署“萨德”系统的立场辩护,原本就不买她账的反对派被激怒了,媒体和公众怒骂这位女总统“卖国”,要求她下台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

朴槿惠被骂“卖国”,其实一点都不奇怪,在她之前的前十任韩国总统,都曾被骂过“卖国贼”。2004年,韩国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法案,声称要对上世纪所有的“卖国贼”进行清算,首批清查就确定了120多号“卖国贼”,朴槿惠的父亲、前总统朴正熙榜上有名。而朴槿惠上台之后,根本不敢给她父亲翻案——因为声讨“卖国贼”的民意力量实在太强大了。

韩国人为什么对“卖国”如

此敏感?原因之一,是历史上韩国人曾被一桩“自己人”的卖国行径深深地伤害过。

如果说8月15日是韩国的国庆日,那么同月22日,就是韩国的国耻日。1910年8月22日,韩国首相李完用在《日韩合并条约》上签字,由于该条约标志着韩国正式被日本吞并,李完用的“卖国贼”称号因此比汪精卫的还瓷实,是韩国无可争议的“头号卖国贼”,可谓“骨朽人间骂未销”。但倒回条约签订前十几年,这哥儿们儿却还是个民族英雄。

甲午战争以后,日本其实并没有立刻将韩国吞并,而是让其成立了“大韩帝国”。韩国人当然不愿再受日本的操纵,于是反日派就想利用各列强势力,脱离日本的控制。看过韩剧《明成皇后》的人,对这一段肯定非常熟悉。但与电视剧不同,作为国王的老婆,闵妃其实没有那么“英明神武”。她“联俄抗日”的那些招,其实都是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精英给她出的,而李完用正是“闵妃党”的中坚力量。

1895年闵妃被日本人杀害,“闵妃派”树倒猢狲散,但李完用没有放弃,他逃进俄国使馆,坚持不懈地给日本人找麻烦。1896年,在沙俄的支持下,李完用政变成功,辅助国王一举端掉了亲日内阁。虽然此次政变对韩国的实际意义只是换了个东家,但对于烦透了日本人的韩国民众来说,李完用是有“再造社稷之功”的民族英雄。

然而好景不长,1905年,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沙俄,重新掌握了对韩的控制权。在日本人提出的韩国新内阁名单中,民众惊奇地发现,前“抗日英雄”李完用居然名列其中,而且这家伙一进新内阁就来了个“君子豹变”,极力主张对日妥协。

李完用为何“变节”是韩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谜,韩国史家给出了多种解释,有人认为他是在新政权中受到排挤,心生愤恨,想借日本人之力上位;更有人说他贪财,收了日本人的黑钱。但这些解释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——一个当年连性命

都不顾,坚持策划反日政变的人,为什么突然会在一点小恩小惠的收买下就变节了?

一种更靠谱的猜测是,在做外务大臣期间,李完用与日本元老伊藤博文有了接触。伊藤博文在日本对韩事务中属于“稳健派”,由于害怕过分刺激列强,他反对直接吞并韩国,而主张只要让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就可以了。日俄战争之后,伊藤成为韩国总督,上任前还特意与“旧识”李完用进行了一次深谈。这次谈话可能让李完用认为,伊藤的条件,已经是韩国此时能得到的最高价码。

既然要对日妥协,那就让他这个当年曾经力挽狂澜的“抗日英雄”来做吧,也许凭着自己的威望,还能说服韩国民众,不做无谓的牺牲。李完用的这个心思,其实在他后来面对公众声讨做解释时也能窥知一二。1905年《乙巳条约》签完,他曾经辩解说:“我们只是把外交一项权力暂时交给邻国,而我國富强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。”

然而,历史没给这个已经踏上卖国贼船的人“洗白”的机会。1909年,哈尔滨两声枪响,李完用的“合作伙伴”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杀。主张直接吞并韩国的“激进派”在日本得势,李完用的“日韩提携”梦想彻底泡汤。

此时的李完用发现自己已经进退两难了,在伊藤博文的提携下,他已经坐上了韩国首相的高位,如果“日韩合并”,这个国当然要由他来卖。那么辞职不干了?也不行。多年的“亲日”策略,已经让民众忘光了他当年的英雄形象。如今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“韩奸”,离开日本人的保护,他一分钟都活不下去。

晚年的李完用一直在韩国复国志士的刺杀阴影下生活,有一次,在侥幸躲过暗杀后,李完用黯然赋诗曰:“大韩医院降元吉,明窗净几独坐时。吾死吾生何足说,此心惟有后人知。”其实他自己肯定也明白,作为亲手在“大韩死刑判决书”上签字的人,他的“此心”,是不会后人屑于去理解的。